

(十三) 玫瑰花香

安德生沒有參加第二天的討論，他去病房陪伴芬麗絲。素靈本來建議陪伴安德生，但安德生希望獨個兒和芬麗絲在一起。素靈於是去探望雲生。雲生雖然曾經數次蘇醒過來，但都是神智迷糊，身體也很衰弱。

「芬麗絲受到的是心靈力量的損傷，亦利亞多的超級醫療設備和藥物只可以維持她的生理，看來沒有能力治療她。我受了傷，無力替她診斷，我族中的幾個長老已經趕來，希望可以幫忙。還有一點，非常重要，你也許有這個潛力去『叫醒』她的。第一，因為你是她唯一所愛的人。此外，在這一戰中，你應該知道了，其實你擁有堅強和敏銳的心智，這一切都不是事出偶然的。暫時你雖然沒有能力隨意運用你先天性的心靈力量，但我感覺那是請救芬麗絲的重要契機，等長老們來了之後再詳細研究吧。」這是金天滿對安德生說的話。

安德生穿過寧靜得有點可怕的畢直長走廊，走向芬麗絲的病房。金天滿的說話並無難明之處。只是，自己近來才見識到心智力量這種東西，但是芬麗絲的生存，卻要靠隱藏在自己內裏的這種力量去爭取，那無疑說芬麗絲的生存，只有渺茫的機會

「相信心靈的力量吧！如果你絕望氣餒，芬麗絲就一點希望也沒有了！」

安德生挺直一下腰支，繼續向前走。這是一個建築在地下的龐大研究設施和控制中心，但為了病人和工作人員的健康，每個地段和房間都設有可以亂真的假窗戶，從「外面」透射出適時的「陽光」和「月色星光」，更種植了真花真草和小樹木。空調系統也自動作適量的變化。

「是不是所有的操作都已經自動化了，所以根本見不到太多的人呢？」安德生心想。

芬麗絲的深切治療病房雖然裝有形形色色的各類醫療和維生設備，但是其環境設計的概念和整個建築物是一致的。病床靠牆，牆的花紋和顏色可以任意下令電腦選擇，對面的一端是一列窗門，外面的景物，色彩和光度亦可以自由調較，病房正中的天頂還設有一個天窗，晚上可以見到月亮和星星。醫學界很早便發現，病人身處的環境對治療和康復的進程非常重要，但只有亦利亞多的企業有這個財力和科技去實踐環境治療學。

安德生在更衣室，根據電腦的指示，脫去衣衫，通過除菌室，換了潔淨無菌的衣服，再通到病菌掃描器，才進入這個高科技的病房，芬麗絲靜靜

的躺在那裏，仿佛已經離開了人世。安德生將一張訪客用的椅子搬到床緣，坐到芬麗絲的旁邊。輕輕掃著她的銀白色，但已失去光澤的長髮。安德生在想著。

芬麗絲一向都喜歡長髮，直到跟隨自己進入軍官學院，才剪了短髮。這七年多過著平民的生活，她才再留起長頭髮，更好多時裝扮起來。芬麗絲依然美豔動人，但難再有那股青春無慮的氣息，眼神總有著絲絲的愁情。芬麗絲的青春並不是奉獻了給國家，而是精誠地送了給自己啊。兩天前的心智大戰打開了自己多年來的情意結，明白了深深的疚意會令人不敢去深思，令人失卻情愛的自信，更令自己好多時避開芬麗絲，深深刺傷了她，令她滿腹愁懷。自己在危地馬拉的那一件事，令芬麗絲有段日子很不快樂，但她沒多久就反過來安慰自己，她沒有一點點的抱怨。芬麗絲這幾年的愁情，其實就是因為自己解不開這個結，自己不快樂，她也憂愁。

芬麗絲啊！無論是情還是愛，您都是我唯一的女人了，我將不會再回望過去，我將永遠陪伴在您身邊，如果您有不測，我會將您葬在我們的故居，我將種滿您喜愛的那種紅玫瑰花。我在那裏伴您一輩子。

安德生想到那種紅色的玫瑰花時，突然想起一件事，那應該是重要的。他於是飛快地就跑出了病房，沒有留心到芬麗絲的眼睛濕濕的。真情可以擊破心智的禁制嗎？

大廳上有亦利亞多和另外兩個脫離了盧斯企業的創辦人，他們分別掌管本來屬於盧斯企業的「超微型機械」和「宇航運輸通訊」。亦利亞多通知了他們所發生的事情，他們即時下令進入一級戒備狀態，並即時趕來會商。從這種緊密的聯繫看，盧斯企業的分裂只是表面和形式上的。

亦利亞多這個美西總部，重要設施都設在深層地下，地面和四面用上極厚和有特殊性能的鋼根水泥，是一個固若金湯的堡壘，非但可以抵抗常規軍備的襲擊，亦可以抗拒心智攻擊，因為內層鋪上一層干擾心智力量的神秘物料。供應心智探測器和保護屏的B類能源來自地熱，可以說是源源不絕，永無衰竭。

金天滿由小伙子陪伴下參加第二天的討論。除了小伙子外，在座的人既是科學家，亦是企業或國家研究中心的領導精英。之前，亦利亞多已經將討論過的事件向兩個同伴詳細講述，亦對金天滿陳述了盧斯如何發現人類多餘遺傳物質裏記錄著和生物物性無關的資料。

亦利亞多首先發言：「綜合我們兩方面的資料，大家的想法可能傾向一項直覺，就是當年『一部分』，亦即是後來的佛陀，將非物質世界的知識收藏在人類的遺傳物質裏。但我要強調的是，直至二十年代中，盧斯破譯出的全是有用於物質世界，亦即是地球人類的資料。我們稱它是『真實生命密

碼』的外圍部分，那些資料並非文字性的，全部都是圖型，它們啟發了盧斯企業初期的研究人員，領悟出很多化學和份子生物學的難得知識，令到我們的生化醫藥技術突飛猛進。」

亦利亞多稍停，續說：「三十年代初期，盧斯人文和平基金總部落成，盧斯才告訴我們，他在近十年之間，多時破譯出一些，一看就知道並非科技的資料。」

亦利亞多習慣地喝了一口清茶，解釋說道：「我看過幾十幅這樣的圖型，十足就是圖畫書，講述一些發生過的事情。盧斯認為這是放置『真實生命密碼』的那些超級生命所作的一些關於當時的地球紀錄，他稱這些資料為『真實生命密碼』的核心部分，因為他一向極之尊敬歷史和文化。其中一幅是原始地球的地圖，大陸版塊的分離並未完成，由此可以估計到這種超級生命形式在七千萬年或更早的時間來到地球，那時候哺乳動物已經出現，但尚沒有最原始的人類。假如『一部分』就是這種超級生命形式，他不可能將非物質世界的知識收藏在人類的遺傳物質裏！除非他在很久之後才進行這項工程。但這並不符合你們的敘述。」亦利亞多的分析顯然是針對金天滿的推測。

金天滿暫時最關心的是盧斯的心智力量，於是問道：「『盧斯人文和平基金』總部啟用後，我們無意間發覺那裏竟有心靈力量守護著，而且其型類甚似我們族人修練的那一種。實不相瞞，最初我們懷疑盧斯得到了我們族人一百年前失去的一件與修練心靈力量有關的信物和經文，所以數度偷入基金總部查探，但皆無功而返。依照你的敘述，盧斯的心靈力量一定來自『真實生命密碼』的核心部分了！」

亦利亞多回答道：「說到經文，盧斯說他破譯的某些草圖是類似文字的紀錄，沒有人看得明白，但有三個專家認為那是類似，但比梵文更早的一種文字，亦有另外一個中美洲印地安族專家說，他在一個已倒塌的印族廢墟裏看見過同類的文字。盧斯將其中一些紀錄交給藝術工匠刻在基金總部的大堂巨壁上。哈哈，盧斯企業的秘密的來源，就是我們的整個基因序，也刻在大堂的大理石板上，哈哈，沒有人想得到，盧斯實在是個有趣的人。」

盧斯企業的其餘兩人，也會心地微笑起來，表示欣賞盧斯的做法。金天滿心裏可能不同意。誰人想到人類基因序列藏著更大的秘密和重要的知識，就算知道，也不容易將秘碼解開。

亦利亞多最後發覺並沒有正式回答金天滿的問題，便再說道：「關於盧斯的心靈力量，當然亦是來自破譯出來的資料，不過我們所知有限，因為我們不太明白盧斯的敘述。盧斯告訴我們，在專注的破譯過程中，無意中「得」到了這種力量，但同時他也發覺多時受到許多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

心智干擾，有些更是邪惡的。從古老東方的宗教裏，他獲悉這是類似修練密法時所遇到的所謂心魔了。盧斯是個聰明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修練」純屬偶然，更是隨機的。斷章取義式的修練極可能沒有好結果。所以他停止了「修練」。可是，在日本跟『歸一流』的遭遇戰，啟動了他的心智力量，雖然打敗了對手，但亦受到了心智傷害。所以得重新研究『真實生命密碼』的核心部分，尋找完全治療和對抗的方法。」

金天滿說道：「我很明白。在心靈力量修練的領域，隨緣是好的，強求更容易出錯。」

亦利亞多點頭說道：「後來我們才知道盧斯為此極為擔心。但一經決定，盧斯絕不退後。那一戰之後，他就留在中美洲的總部秘密研究和修學心智力量。不過退隱之前，他注入更多資金，加速完成基金總部的建設和建立『心連心』社區運動。他更進行將公司分拆。到了基金總部落成開幕的前兩天，他召集了我們幾個老拍檔，做了一桌精美的菜，更有珍藏的美酒。」

亦利亞多吸了一口氣，續說道：「為了管理龐大的企業，我們近二十年來，都忙得不可開交，很久沒有這樣開懷地一塊兒吃一頓晚餐了。那時候，我們雖然只是剛過半百的人，但由於長期超量工作，都覺得身心疲慮，早想從崗位上退下來，此外，一生人可以建立盧斯企業如此嬌人的事業，已經非常滿足。我們高談闊論，追憶當年的風雲往事，談到深夜的時候，盧斯才轉入正題。本來大家早料到有重要的事情商討，但萬萬想不到事態是如此嚴重和令人震驚。」

「盧斯首先講述了那次日本之行的事件，我們才明白為什麼他自從面試日本員工那天後便精神憔悴，像生了大病一樣。也知道為什麼從日本回到中美洲總部後不久，他便要大家開始佈署分拆企業。」

在亦利亞多追述這一關鍵性的情節時，安德生正飛快地離開芬麗絲的病房，跑回房間，打開芬麗絲的行囊，找出一個精緻的木做首飾盒。安德生知道裏面並沒有甚麼首飾，而是裝著幾片乾了的玫瑰花瓣。在病房裏面，當安德生想到要在芬麗絲的墳地廣植那一種玫瑰花時，一度靈光閃過腦海。

安德生的老爸種了很多的紅玫瑰，都是同一種類的。從初夏一直開花到深秋，花不大，但卻鮮紅美豔，透發出芬香。老爸說這是部族遺留下來的異種花卉，在花圃找不到的。傳說惡魔鬼怪很懼怕它的氣味，會受到傷害，尤其是它的花香，所以族人曾經廣泛地種植。但是它的刺很多，刺中了很痛，而且會痛幾天，可能由於這樣而失寵，越來越少族人種植了。安德生第一次見到芬麗絲時，他和老爸老媽就正在小心地打理這種紅玫瑰花，不知是小孩的童心，還是人世的緣份，他折了幾枝玫瑰花，還去了刺，送給芬麗絲。就這樣兩人結下了不解的情緣。這幾枝玫瑰花凋謝後，芬麗絲一直小心

保存那些花瓣花葉。但經過了幾十年，一塊接一塊壞了。最後只留下幾片，芬麗絲更加用心地保存著它們。最後將它們放到一個安德生母親送的印族木做的首飾盒裏面，而且隨身攜帶。

經歷了這幾天的遭遇，加上了金天滿的提示，安德生漸漸感覺到他的族源可能並不尋常，老爸講述的許多古老和神秘的傳說，可能有其真實的一面，他手握著那個首飾盒，沒有即時打開它。他心想，邪惡的心智力量擊倒了芬麗絲，不就是類似老爸說的惡魔纏住了靈魂嗎，這些異類玫瑰花香是不是可以神奇地驅走惡魔的心智力量？記得綠草兒那裏也有這一種花，綠草兒也曾說過這種花可以治病。

安德生慢慢地將首飾盒打開，見到裏面只有九片玫瑰花瓣和一棵小枝。其中三四片還佈滿花蟲蛀成的小洞。安德生將其中一片拿起來。放到鼻前面拼命吸聞，但一點兒的香氣都沒有了。安德生不禁苦笑：自己實在太天真了，差不多四十年的乾花瓣還會發放花香，這才是神話奇蹟呢。他將花瓣放回首飾盒，關上了蓋。但還捨不得放下手，執著首飾盒呆呆的坐著。

安德生傻獸獸的坐著，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通話器響了起來才令他醒過來。芬麗絲的主治醫生思連娜請他到中央醫療室察看一些新資料，希望有助於治療芬麗絲的病情。

安德生走到行囊的旁邊。想放回首飾盒，但猶疑了一會，還是將首飾盒放到衣袋中，然後出門而去。

十分鐘之後，安德生在中央治療室中見到了年約四十的思連娜醫生。她是西班牙裔人，有一頭金色長髮，但現在梳理成一個髮髻，露出了耳垂，那處掛了一對耳飾，是一條清綠色的精緻小鏈，吊了一塊紅玉做的小花。中央治療室中只有六個醫生在工作，全都是為了芬麗絲而召集的專家。

思連娜屬於第一批盧斯企業栽培的核心科技人員。一十年代開始，盧斯企業便開始設立獎助學和研究基金，一方面幫助員工解決子女極昂貴的大學教育難題，另一方面在全國搜羅人才。思連娜加入盧斯企業已差不多二十年。

思連娜醫生請安德生坐在一張舒服的椅子上，然後溫馨地說道：「我們不停地監測查芬麗絲的腦波活動，發覺到前一陣子你跟她說話時，她的腦波有不尋常的活動，這算是一個好消息。你看，這一段的各種腦波都非常平坦，只有一些噪音的波動。一直以來她的腦波圖形都是這個樣子。這一段開始有了不尋常的活動，有不同波峯的出現，但在你離開病房之後，她的腦部活動又回復昏迷狀態了。我建議你多和她說說話。這是治療昏迷病人的其中一種有效的策略。」

思連娜對電腦下達了一個指令，顯示屏上放出一幅放大的芬麗絲的

照片。她繼續說道：「有沒有注意到芬麗絲的眼睛旁有幾滴淚水。那是在你離開病房時流出的。這都是令人興奮的發現，因為證明芬麗絲可以感應到你的存在，甚至明白你的說話。你知道嗎，淚水的學問非常大，目前我們已經可以在微量的成份分析中，決定出產生該種淚水時的精神或生理狀態。我們正在分析這些淚水呢！」

安德生知道思連娜醫生和她的醫療團隊還祇是在摸索的階段，還未能製備出任何的治療方針。但他明白到，這裏已經是芬麗絲可以獲得的最好照顧的地方。如果到了軍部的醫院，只會得到循例的治療。安德生想，我還是回去多陪芬麗絲。他也想拿出那些玫瑰花瓣給思連娜看，但覺得那並不科學化，面上露出了猶疑的神色。

善解人意的思連娜看到安德生的神情，於是說道：「亦利亞多先生曾經吩咐過，治療芬麗絲是我們首要的任務，不能有絲毫的疏忽和放過任何的線索。我在盧斯企業已經二十多年，最近這十年之中，我們已經肯定了心智力量這個課題，亦擁有了探查心智力量的設備，但卻找不出驅逐侵入了心智的力量的科學方法。我們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不能稱它們是迷信。我其實是想說明我們是可以聆聽很多古怪的概念。對不起，我好像說得辭不達意。」

得到思連娜的鼓勵，安德生從口袋中拿出那個精緻的木造首飾盒，然後有點尷尬的說道：「裡面有幾片玫瑰花瓣，是否可以分析一下它們是否有醫療用途，就當它們是草藥一樣吧！」

思連娜接過首飾盒，打了開來。見到裏面有幾片乾癟的花瓣，還有一條枯枝。她將其中一片花瓣拿了起來，仔細地觀看起來。又放到一個低倍數的顯微鏡下面細心地看了一陣。再拿起那條枯枝檢查一翻。然後她回過頭對安德生說道：「這並不是玫瑰花的花瓣，你肯定它是玫瑰花嗎？」

安德生一直想著的就是怎樣解釋所謂「醫療效用」的問題，沒有想到思連娜會發出這樣的問題。一直以來，安德生一家人都稱這種花是玫瑰，事實上它沒有一點不像玫瑰。所以從來沒有人懷疑過它並不是玫瑰。安德生只好答道：「這花從我們的祖先傳下來，一直都叫它做『紅玫瑰』，當然這個名字是由印族語翻譯而來的。」

思連娜說道：「我是個喜歡花卉的女人，所以對玫瑰花也非常熟識。這些花瓣雖然已經乾涸了，但它們的形狀和花紋依然可辨，更重要的是我看這乾枝上面的針刺，雖然已經被削去，但疤痕顯示它們是對生的，沒有玫瑰花是這樣的。它們有甚麼樣的療效呢？」

安德生有點躊躇，覺得很難解釋，最終說道：「我老爸告訴我，傳說這種花香可以驅走致病的邪氣，我想，芬麗絲給心智力量擊昏，倒很相似老

爸講的那種狀態，不過，這些花瓣時日太久，已經沒有一點兒氣味了，就算真有這種神效也沒有實用了，況且只得幾片。」

安德生說得有些隱匿，但思連娜已經明白他的心意。她想了片刻，說道：「香氣雖然沒有了，辦法卻是有的。不要忘記盧斯企業最精於生物科技，這些乾涸的花瓣依然是一個個細胞做成的，裏面藏著遺傳物質，記錄了這種植物的所有物性。另一方面，製造花香的基因位置，花卉植物資料庫可以找得到，由此不難拼出花香的氨基酸序，就可以循生物或生化的途徑合成。不過這最少要幾天的時間。也有可能數月。還有一個更好的方法，這些花種在那裏，我們有自己的機場和飛機，就算遠如東岸，也可以不到一日便可來回。」

思連娜提醒了安德生，亦促使安德生不安。自從老爸死後，小鎮故居就沒有專人打理。七年前他和隊員回到老爸留下的農莊，另外在農莊旁蓋了房子居住，並沒有回到有一小時多車程的破落小鎮。他有一兩次回去，並沒有見到那些紅花。沒有人照料，只有野花野草可以茂盛生長。還有一處地方可能還有這種花，要深入危地馬拉的森林山川，極難尋找，而安德生也不想再提那件事。況且『緣草兒』死了，也沒有人會栽種這花了。

安德生告訴思連娜這個情況。但是，思連娜辦事謹慎，還是找來兩個行動組人員，問明了地址方向，帶了保存樣本的裝置，出發到安德生的故居小鎮去採集這種「奇花」。另一方面，她通知了基因編序的部門後，便將一片花瓣和那小枝帶走。分手前，她沒有忘記敦促安德生繼續陪伴芬麗絲。安德生也正準備回去病房，幾年來辜負了青梅竹馬的情人，現在已經清楚人生的方向了。

上個世紀末，美國加洲一所公司開創了「生物基因晶片」技術，一塊高密度的晶片可以測察到一種簡單物種的所有基因。這技術大大加速了破譯各種疾病的基因變序。之後，數間大公司加入競爭。二千年初，其中一間大公司的中央實驗室宣佈利用超微孔技術〔NANO P O R E〕可以進行基因編序。但由於幾種週邊技術未能配合，終於未能製成真正產品。盧斯企業上市之後，購得這種技術，再加研究，利用高脈衝差額電磁場，加速遺傳物質分子通過超微孔的速度，並將超微孔植在晶片上，直接通往一個由晶片塑成的質量檢定儀。這種技術可以迅速確定生物樣本的整個基因序。

經過三十年的改良和進化，這種科技今非昔比，可以於數小時內測訂出一種生物的整個基因序，包括所有沒有物性用途的基序。思連娜採取了三個策略，同時進行。第一，她要找出這種紅花的整個基序，這是最容易的一步。第二，雖然經過幾十年，花瓣的生化成份已經改變，但全面分析現時的生化成份有助於重組開花時的生化成份。這個步驟並不困難，但稍為費時。

第三，她從花卉植物資料庫中找出，不同花卉的氣味基因的基序，位置和起動點，集中探查手上這種花瓣的該段基序，是否負責製做某種氣味，或者和該製造程序有密切的關係。同時，她也立即嘗試聯絡幾位花卉分類學和生化學的權威，徵詢他們專業的意見。

亦利亞多的企業雖然已經和盧斯分家，但是它的財力依然是獨當一面的。國際上的影響力更是不容忽視。思連娜很快便收到了幾個專家的回電。他們一致認同思連娜的結論，那一種紅花並不屬於薔薇花科植物，但只憑一片花瓣和一條枯枝的錄像，卻很難即時決定它的品種。最後回覆思連娜的是一個洪都拉斯大學的醫療植物系的教授，普斯哥教授。

普斯哥教授的談話有點奇怪，他首先不厭其煩地介紹了他的家族，然後再轉入正題。思連娜知道事出有因，所以也很耐心地聆聽他的每一句話。普斯哥教授說他的家族世居中美洲。算是最早一批移民到中美洲的西班牙人，其中包括傳教士和醫生。五百多年前，當西班牙遠征軍屠殺印加族人時，身為傳教士的祖先挺身而出，向教廷爭取公道，但最終並不獲得支持。於是他和身為醫生的兩個弟弟，投身加入印加族人對抗西班牙軍的武裝戰爭，結果傳教士犧牲了，兩個弟弟受傷，和家人一起被倖存的印加族人帶領下，逃入更遍遠的山林地區，避開西班牙軍的追捕。兩個家庭就一直留在原始山林裏面，直到他們的子女長大成人。

在二十年裏面，身為醫生的兩兄弟，在倖存的印加部落裡行醫，其中一人寫了一本紀事錄，不但是醫事紀錄，裏面還描述很多奇怪風俗和傳奇。其中一段日記講述兩兄弟遇見一個馬雅族巫醫，這個巫醫種植了一種類似玫瑰的紅花，它的刺是對生的。

普斯哥教授一口氣說到這裏，稍為一停。思連娜並沒有催促他，亦明白他為什麼先講出他的家譜，這無疑增加了說服力和權威性。

普斯哥教授的先人紀錄說到，他們曾在那個巫醫的部落住了四年多，但並不是行醫，而是向巫醫學習醫術。兩個身為醫生的兄弟都認為巫醫的醫學和醫術都比自己高明很多。

通訊影像中的普斯哥教授開始轉入正題，說道：「有一次，先祖的小女兒去採摘巫醫的幾棵『紅玫瑰』，被尖刺弄傷，痛得哭個不停，先祖於是去求巫醫賜下靈藥。巫醫卻說這個無藥可治，只是痛上幾天吧，雖然痛，但可能對身體有益處呢。巫醫跟著介紹了這紅花的來歷。」

「巫醫指向一個遠山，說紅花來自那裏的一個快要絕滅的『印地安族』部落。就好像這紅花很似紅玫瑰，其實不是玫瑰。這族『印族』人其實只是似印地安人，他們『小身體裏面定性物質』沒有印地安人的特質。」

「我曾祖父認為巫醫所講的『小身體裏面定性物質』就是指細胞裏面

的遺傳物質。遺傳的概念在十九世紀中期，才正式由孟德爾在豆類的交配實驗中確立，先祖並不了解，只有將巫醫的意思紀錄下來。」普斯哥教授作了一些解釋後，就繼續講述這個有超時代知識的巫醫的經歷：「巫醫說，根據記錄，這一族『印族』人曾經興旺一時，人口眾多，但他們並不與外族人交往，就只能同族通婚，近親男女的『定性物質』容易『錯亂定性』，『人性質』不能健康發展，嬰兒死亡，成人亦不能老死，人口下降。奇怪的是，這一族人一向都是同族通婚，為什麼以前可以正常生育和成長，而漸漸又喪失這種能力。巫醫很想調查這個原因，但世代以來，巫醫都受到先輩所警告，不要擅自進入這族人的地域，那裏受到來自他們的『裏面神秘力量』的守護。」

普斯哥教授一口氣說了十多分鐘，稍為一停，深深吸一回氣。

思連娜說道：「巫醫種了這種紅花，說明他終於去過這個『禁地』。看來，亦沒有受到那種『裏面神秘力量』的傷害。他一定是受到邀請，替患了遺傳疾病的那一族人診斷治療。」

普斯哥教授非常佩服思連娜的推理能力，跟著說道：「你的推理十分正確。巫醫的確是受到邀請。不過，他並沒有忘記世代以來的警告。他穿上了巫醫家族的『制服』，帶了『法杖』而去。他告訴我的先祖，這件『制服』可以防避『見不到的小毒魔』的侵襲，而那枝『法杖』可以令他『看到』各種『危險的神秘力量』。我的曾祖父一直認為馬雅族的巫醫保存了知識和科技，從這段記錄，幾乎可以看到『巫醫』是穿了防避『生化媒介』的保護裝，手握『多功能的素描器』，如臨大敵，小心翼翼的進入那一『印族人』的居地。」

雖然巫醫安全返回自己的部族，但是肯定有一場不尋常的遭遇，思連娜直覺地以為『裏面神秘力量』就是『心智力量』，情不自禁就問道：「巫醫真的探測到那種『裏面神秘力量』嗎？」

普斯哥教授有一點詫異，不知道思連娜為何會對『裏面神秘力量』有濃厚興趣。但他並沒有發問，繼續講述巫醫的發現：「巫醫並沒有明確說明這一點。他在那個部族逗留了一段時間，作了詳細的調查和研究。他發覺這個部落並沒有傳說中的可怕，他們沒有崇高的巫醫階層，沒有祭司，甚至沒有真正的族長，每個家庭似乎都是平等的，並沒有劃分階級。對於他們的同族通婚制度，歷史非常悠久，早過他們盛極一時的年代。巫醫肯定同族通婚是這族人衰落的主因，但何解早期沒有產生禍害呢？巫醫『訪問』了每一個家庭。最後巫醫推論這種發展一定和這種多刺的紅花有關。他觀察到，大部分健康的家庭都種植了這種鮮豔奪目的紅花，出了問題的家庭則沒有栽種這種花。花的歷史和他們同樣久遠。因為美麗和芬芳的花香，以前曾經廣泛地

種植，每個家庭都有好幾十株。這是一種嬌生慣養的花。需要小心的打理。但是由於花多刺，打理它們時經常會被刺傷，令人很痛楚，尤其是兒童。結果就是越來越少人種植這種花了。巫醫說他最終發現這花的香氣和這令人痛苦的花刺，在修補近親通婚的遺害一事上，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可惜這個印第安民族並沒有真正的文字，所以無法準確地知道這花的來源，怎樣在遠古年代和這一族人扯上生物性的聯係。」

普斯哥教授停下來，思連娜跟著問道：「這花的花瓣有沒有特別的治病用途呢？」

對於思連娜竟然認為花瓣有「神秘」療效，普斯哥教授覺得驚奇，不禁緊張地問道：「你們『盧斯企業』已經研究到花瓣的生化性質嗎？」

思連娜說道：「沒有，我今天才收到這個樣本，而且是乾製了。已經不容易或可能測量到它新鮮開花時的生化成份了。對於花瓣和花刺的生物化學，你有資料呢？」

普斯哥教授有一點遲疑，跟著說道：「關於這種花的花瓣和香氣，巫師講述了很多理論，通通都不是我先祖所能理解的。所以並沒有記錄下來，很可惜。他亦提過，這個部族依然有女孩子很喜歡吃這種花瓣，令到她們的身體產生一種對同族男孩子有特殊吸引力的『氣質』，加強了他們同族通婚的傾向。」

思連娜覺得普斯哥教授並沒有直接回答她關於花瓣花刺的生物化學的問題。她心想：身為印第安人藥用植物的專家，普斯哥教授極有可能早就開始了研究這種類似玫瑰的植物，更可能已經得到了初步的成績。他是從先人的紀錄裡得到了啓示和靈感，而對這種多刺的紅花作出研究。他一定種植了這種花。

雖然亦利亞多的「保安團隊」已經脫離盧斯企業，但在一般的小型企業和獨立的研究人員的眼中，亦利亞多和盧斯其實沒有什麼分別，都是強大而霸道的競爭對手，極為容易可以剝奪自己的研究成果。身為一個醉心於研究的學者，普斯哥教授希望能和其他專家討論科學上的發現和不解之處，但亦害怕對方，尤其係強勢和神秘的盧斯企業，會搶奪自己多年以來的心血成果，真是進退兩難的。

思連娜充分瞭解普斯哥教授這種忐忑不安的心態，她並不是第一次遇到這種學者。她立即向普斯哥教授解釋自己的處境和需要，並保證會對普斯哥教授的研究及其知識產權作出最大程度的尊重和支持。為了表達這項誠意，思連娜即時要求企業的法律部門發出有關文件，並將一項無約束力，但數目不靡的美金即時撥入普斯哥教授的大學研究基金裏。

普斯哥教授非常高興得到了確實的保證和支持。於是繼續講述這個馬

雅族巫師的故事和自己的研究經歷。他說道：「巫醫帶走了幾棵紅花回到自己的部族裏面種植，研究它的葉，枝幹，花朵和花刺。最後他發現花刺含有一種物質，可以修補人的『定性物質』的『錯亂定性』，避免產生不良發展。用現代的語言來說，就是可以修補人類錯亂了的遺傳基因，避免產生成長中的畸形現象和遺傳疾病。唉，這些幾百年前的珍貴紀錄，一直埋藏在家族祖屋儲物室的舊書堆中，根本沒有人閱讀，直到我曾祖父的年代。他很小的時候便愛在舊書堆中打滾，十四歲的時候，曾祖父首次看到這本紀事錄，內容就一直吸引著地。當看到這則紅花紀錄時，他更無懷疑裏面記載的事件，因為家裏的花園裏面就種植了這種紅色的『玫瑰花』。本來不愛花卉的他，從來就沒有好好的看過這幾株『玫瑰花』。曾祖父即時走出花園，用花刺刺了自己手指一下。在他以後的記載之中，他用『極清醒的痛苦』去形容這種極端刺痛的感覺。他的遺囑中聲稱，因為讀了這本記事冊，後來他成為一個精神病醫生，多次用花刺去治療一些古怪的精神病。亦因此成為了業餘的考古學家。雖然他的一生都致力於研究這種植物，但由於當時有限的科學知識，和他短暫的一生，可以說，他是飲恨而終的。不過他用了一大筆錢成立了一個信託基金，並立了一張很奇怪的遺囑，交給一間國際性的會計及律師行去執行，將信託利益及他的一盒遺物傳給指定的後代。條件是他們必須是學習生物科學有成就的。這一盒遺物被保存了超過一百年後才傳到我的手中。遺物包括了留給被選中的後人的一封信，他的研究和行醫紀事錄，及一袋這種紅花的種子和種植方法。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開始研究這種植物。算來也差不多三十多年了。千頭萬緒，也不能夠在電子通話中詳細敘述。我建議你將病人帶到我這裏來治療，我相信這種紅花植物的尖刺最少可以幫助她從昏迷中醒來。」

思連娜告訴普斯哥教授需要和病人的家屬商量。通話結束之後，思連娜聯絡了格爾，發出指令，要求偵查部查核普斯哥教授的家族歷史，尤其是他曾祖父的個人資料。然後她告訴安德生一切，並且商量是否要到洪都拉斯一行。安德生明白正統的醫學在倉卒之間不能治好芬麗絲，既然研究了『紅玫瑰』達三十年的普斯哥教授作出這樣的建議和邀請，就可能是芬麗絲得到治療的最好機會。安德生於是請求思連娜一塊到議事廳，去和亦利亞多商議離開這個醫療中心。在寂靜的走廊通道行走時，安德生好奇的問及為何這龐大的地下中心並不多見到工作人員。思連娜說，企業已經進入高度戒備狀態，除了基本和核心人員外，已經調走了其他人，尤其是病人。思連娜的語氣很平靜，但安德生有一種風雨欲來的緊促和窒息感。

安德生和思連娜來到議事廳的時候，會議剛剛結束，兩個前「盧斯企業」的領袖亦已離開。格爾和金天滿等人也不在。議事廳裏面只有亦利亞多

一個人。他聽過了思連娜的報告，也覺得應該到洪都拉斯一試。他告訴安德生會安排一切，盡快出發。

安德生和思連娜離開後，亦利亞多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格爾已在那裏等著。兩人一塊進入辦公室。一個小時之後，格爾走出來，門自動關上。在走回總控制室之前，格爾有近半分鐘停在門口，面上露出不捨之情，然後，他挺直了身軀，向前走去，沉重的步伐聲漸漸遠去。

安德生收拾行裝的時候，亦利亞多通知他，洪都拉斯之行正準備中。金天滿的傷沒有完全康復，亦需要會合族中長老，所以會留下來。但是金天滿恐怕他們在途中會受到心靈力量的襲擊，所以吩咐素靈和小伙子一塊同行。

思連娜負責準備醫療裝置，包括一隻遠程醫療直升機和兩隻護航機。她吩咐有關部門和洪都拉斯政府安排入境的手續，和通知普斯哥教授準備他們的「探訪」。

在這段時間裏面，她接到行動部的報告。那兩名被派去安德生故居採摘紅花樣本的人員忽然失去行蹤。一批搜索人員已經出發到失蹤地點調查。思連娜敏銳的頭腦覺得這是危機的徵兆。想到格爾對她所說的話，就覺得心寒。

思連娜和格爾的身世有相同之處，他們都是孤兒，屬於一個叫「孤兒潮」年代的棄嬰。二十世紀末，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因為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巴卓夫先生的大胆改革行為，終於崩潰瓦解。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時代」正式結束。無數善良的普通人都以為，人類和平終於露出曙光。不過，這個期待好快就成泡影。一踏入二十一世紀，美國就被恐怖主義襲擊，兩座代表美國強勢經濟的世界貿易大廈被騎劫的民航機撞擊倒塌，三千多平民百姓冤死。從此美國的鷹派勢力再次抬頭，發動一場接一場的所謂「反恐戰爭」。表面上美國是越來越強大，威震四方，但內部的經濟，受到天文數字的軍費及赤字影響而慢慢衰退，一般的民眾的生活質素下降，窮人的行列一年比一年長。極度貧窮，疾病和加上無助，許多夫妻被迫拋棄子女，更甚踏上自殺之途，做成棄嬰的問題日益嚴重。

格爾幸運地被亦利亞多收養，得到了家庭的溫暖。思連娜則一直留在孤兒院長大成。雖然從來沒有父母親的愛，卻對思連娜沒有做成負面影響。她性情天生柔純溫和。孤兒院的成長給予了她獨立生活的能力，做事勤懇不懈，成就了外柔內剛的性格。十六歲高中畢業時，她獲得了盧斯人文基金一級獎學金，進入史單福大學就讀，在那裏她認識了我行我素，不愛交朋識友的格爾。幾年之後，正當格爾快將畢業，思連娜看見格爾出現在一個電視新聞短片上。那是一個小型的喪禮，只限親屬和摯友參加。喪禮的規模雖

然細小，但是它有非常高的新聞價值。相信所有國家的政府的中央資料室都會保存這一個紀錄。喪禮的主角是盧斯企業國際救援組織的非洲行動總管，那就是格爾的哥哥，亦利亞多的親生兒子。他在中非洲蘇丹的一次救援行動中被不明來歷的炮火擊中車隊而喪生，是次慘劇有二十多人喪生，乃是盧斯企業的國際救援組織最嚴重的打擊。其最重要的後果是導致盧斯企業實行武裝保護救援車隊和基地。這個電視新聞紀錄還有更顯著的價值。因為當日盧斯出席了這個喪禮。相信這是這個世紀傳奇人物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回憶之中的思連娜聽到了敲門聲，她知道是格爾，於是走過去親自將門打開，格爾走進來。當格爾和思連娜獨處的時候，他面上的表情和平常那種冷漠是絕對不一樣的。不過我們得離開這個辦公室。如果這個辦公室的窗門是真的話，從外面看過去，會見到一對戀人在作別。這是憂鬱的。